

新
唐
書

文藝列傳上第二百二十六

唐書二百一

宋 祁 奉 敕 撰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公江左餘風綺句繪
章揣合低印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
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
才輩出孺嚶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
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轡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二王法此其極也若
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執賢權德輿王仲
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諷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
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然嘗言之天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何
哉蓋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故號藝自中智以還持
以取敗者有之朋茲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若君子則不然自能以
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試固且闡繹優游
異不及排怨不及誅而不忘納君於善故可貴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為文
藝矣篇若韋應物沈亞之閻防祖詠薛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
間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袁即其先雍州長安父樞仕陳為尚書左僕射即在陳為秘書郎江惣尤
器之後主聞其才詔為月賦一篇洒然無留思後主曰謝莊不得獨美於前
矣復詔為芝草嘉蓮二頌歎賞尤厚累遷太子洗馬德教殷學主陳亡入隋
歷尚書儀曹郎武德初隱太子與秦王齊王相傾爭致名臣以自助太子有
詹事李綱竇軌庶子裴矩鄭善果友賀德仁洗馬魏徵中舍人王珪舍人徐
師謩率吏令歐陽詢典膳監任璨直典書坊唐臨隴西公府祭酒韋挺記室
參軍事庾抱左領大都督府長史唐憲秦王有友于志寧記室參軍事房玄
齡虞世南顏思魯諮議參軍事竇綸蕭瑄景丘曹杜如晦鎰曹褚遂良王曹戴
胄閻立德參軍事薛元敬蔡允恭主簿薛收李道玄典載載幹文亨姚思廉
褚亮燉煌公府文學顏師古右元帥府司馬蕭瑀行軍元帥府長史屈突通
司馬竇誕天策府長史唐儉司馬封倫軍諮祭酒蘇世長兵曹參軍事杜淹
倉曹李守素參軍事顏相時齊王有記室參軍事榮九思屈貫武士逸典載
裴宣儼即為文學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王召為文學館學士即累封汝南縣
男再轉給事中卒太宗為發朝一日謂高士廉曰即任茂而性謹厚使人悼
惜詔給喪費存問其家即遠祖滂為漢司徒自滂至即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
司空者四世淑顏察皆死宋難昂著節齊梁時即自以中外人物為海內冠

雖琅邪王氏踵為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副不為伍卽孫誼神功中為蘇州刺史司馬張沛者侍中文瓘子嘗白誼曰州得一長史隴西李宣天下甲門也誼曰夫門戶者歷世名節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東人尚婚媾求祿利耳至見危受命則無人焉何足尚邪沛大慙承序為齊王元吉府學士府廢補建昌令治尚慈簡吏民懷德高宗之為聖王也太宗崇選僚屬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昔陳亡百司奔散有衣憲者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也王世充篡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令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晉王友兼侍讀加弘文館學士卒卽從祖弟利貞陳中書令敬孫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為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利貞曰卿弈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擢祠部員外郎卒中宗立以舊恩追贈秘書少監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父卽終陳散騎常侍德仁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八人時比漢荀

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陽云始德仁在陳為吳興王友入
隋楊素薦其材授豫章王記室王遇之厚徙封齊復為府屬王廢官吏抵罪
而德仁以忠謹獲賞補河東司法參軍素與德仁善高祖起立太子封隴
西公以德仁為友庾抱為記室俄並遷中舍人以年老不更職徙洗馬與
蕭肅德言陳子良皆為東宮學士貞觀初遷趙王友卒從子純散亦博學高宗
時紀為太子洗馬豫脩五禮散率更令兼太子侍讀皆為崇賢館學士抱者
陳御史中丞乘孫開皇中為延州參軍又調吏部尚書牛弘給筆札令自序
援筆而成為元德李學士會嫡皇孫生大宴坐中獻頌太子嗟賞及在隴
西府文檄皆出其手

蔡允恭荊州江陵人後梁左民尚書大業子美姿容工為詩仕隋歷起居舍
人煬帝有所賦卷調誦遣教宮人允恭取之數稱疾授內史舍人俾入宮固
辭繇是踈斥帝遇絀經事宇文化及竇建德歸國為秦王府參軍文學館
學士貞觀初除太子洗馬卒著後梁春秋

謝偃衛州衛人本姓直勒氏祖孝改仕北齊為散騎常侍改姓謝偃在隋為
散從正員郎貞觀初應詔對策高第歷高陵主簿太宗幸東都方穀洛壞
洛陽宮詔求直言偃上書陳得失帝稱善引為弘文館直學士遷魏王府功曹

嘗為鹿影賦二篇帝美其文召見欲偃作賦先為序篇頗言天下安功
德茂盛意授偃使賦偃緣帝指名篇曰述聖帝悅賜帛數十初帝即位真中
書省張蘊古上奏寶箴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挺切擢大理丞偃又獻推
皇誠德賦其序大略言治志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四者人主莫不然桀
以瑤臺為麗而不悟南巢之禍躬辛以象箸為華而不知牧野之敗是以聖
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亡朝萬國則思已所以尊巡府庫則思今所以得
視功臣則思其輔佐之始見名將則思用力之初如此則人無易心天下何
患乎不化哉且行之堯舜暮失之桀紂豈異人哉其賦蓋規帝成功而自處
至難云又撰玉謀真紀以勸封禪時李百藥上詩而偃善賦時人稱李詩謝
賦府廢終湘潭令蘊古涇水人敏書傳曉世務擅當時後坐事誅

崔信明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為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方
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為占曰五月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文
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
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為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為
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劼素者為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
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主女強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

見機不俟終日乎。昔由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寒定，几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教焉，倨數忤，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劼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舊州譚文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為酷吏誣死。

劉延祐徐州彭城人，伯父胤之少志學，與孫萬壽、李百藥相友善。武德中杜淹薦為信都令，有惠政。永徽初以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與令狐德棻、陽仁卿等撰次國史并實錄，以勞封陽城縣男。終楚州刺史。延祐擢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後檢校司賓少卿，封薛縣男。徐劼業敗，詔延祐持節到軍，時吏議劼業所署五品官殊死，六品流。延祐謂誣，劼有司察以情，乃論授五品官。當流六品以下，除名。全宥甚衆，拜箕州刺史，轉安南都護。舊俚戶歲半租，延祐責全入衆，始起謀亂。延祐誅其渠李嗣仙而餘黨丁建等遂叛，合衆圍安南府城。中兵少不支，嬰壘待援。廣州大族馮子猷幸立功，按兵不出。延祐遇害，桂州

司馬曹玄靜進兵討建斬之延祐從弟藏器高宗時為侍御史衛尉御尉
逢寶琳脅人為妾藏器劾還之寶琳私請帝止其還凡再劾再止藏器曰
法為天下縣衡萬民所共陛下用捨慈情法何所施今寶琳私請陛下從之臣
公劾陛下亦從之今日從明日改下何所遵彼匹夫匹婦猶憚失信况天子
乎帝乃詔可然內銜之不悅也稍遷比部員外郎監祭御史魏元忠稱其賢
帝欲擢任為吏部侍郎魏元忠曰彼守道不篤者安用之遂出為宋州司
馬元子知柔性儉靜美風儀居親喪廬墓側詔築闕表之歷國子司業累
遷工部尚書開元六年河南大水詔知柔馳驛察民疾苦及吏善惡所表陳
州刺史韋嗣立汝州刺史崔日用兗州刺史韋元珪符離令基毋瑒等止二
十七人有治狀久之遷太子賓客封彭城縣侯致仕給全祿終身遺令薄葬
祖載服用皆自處其費贈太子少保謚曰文弟知幾別有傳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
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郎王師且所絀太宗問其故荅
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
然之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
昔禰衡備岳矜已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于前副朕所求乃敷於通

事舍人裏供奉俄為崑山道記室平魯龜茲露布為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
其脩撰卒昌宗官至太子舍人脩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數十篇

崔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徙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
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_中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
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為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
典冊初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二十六員書工百
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
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
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立孫銑尚定
安公主為太府卿初王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
夏侯鈺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鈺猶出為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
暉別有傳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進士為隰城尉恃才高
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白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
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
羲之北面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

戶郭若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腹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祭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入為國子監主簿脩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等等省候何如谷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任久厭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扶盲人云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三審言為服總云從祖兄易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劼玄不避劼玄恨召為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劼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劼玄罪劼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審言生子閑閑生用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因長安天寶十二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鄉食朝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曹昌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

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舍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披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詆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瑄為布衣交瑄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錡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瑄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瑄愛惜人情至玷汗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轄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新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

有此兕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毋奔救得止獨殺彝武空崔旰等亂甫往來梓蔓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汧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日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汧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公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既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万丈長誠可信云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摛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于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平臺秘略書

成王愛重之是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文擲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
府勃既廢客劔南嘗登葛嶺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聞號
州多藥草求補參重倚才陵藉為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
輒殺之事覺當田誅會赦除名父福時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
令勃往首度海溺水瘞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
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與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
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一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
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
易一字時人謂勃為腹膏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甚眾
嘗起漢魏書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
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嘗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勃從
之游盡得其要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
揮數篇至五百卦會病止又謂王者乘主世五十數盡千年乘金王世四九數
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數六百年乘木王世三十數八百年乘火王世二十數七百
年天地之常也自黃帝至漢五運適周復歸唐唐應繼周漢不可承周
隋短祚乃斥魏晉以降非真正統皆五行沴氣遂作唐家千歲曆武后時

李嗣真請以周漢為二王後而廢周隋中宗復用周隋天寶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詭異進有崔昌者采勃舊說上五行應運曆請承周漢廢周隋為閏右相李林甫亦贊佑之集公卿議可否集賢學士衛包起居舍人閻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議之夕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矣於是玄宗下詔以唐承漢黜隋以前帝王廢介擲公尊周漢為二王後以商為三恪京城起周武王漢高祖廟授崔昌太子贊善大夫衛包司虞夏外郎楊國忠為右相自稱隋宗建議復用魏為三恪周隋為二王後介二公復舊封貶崔昌為雷尉衛包夜即射閻伯璵涪川尉勃兄勳弟助皆第進士勳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志載冊文羣臣已在乃悟其闕宰相失色勳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繁然皆畢人嗟服尋加弘文館學士兼知天官侍郎始裴行儉典選見勳與蘇味道曰子者皆銓衡才至是語驗勳素善劉思禮用為箕州刺史與蔡連耀謀反勳與兗涇州刺史勳及助皆坐誅神龍初詔復官助字子功七歲喪母哀號隣里為泣居父憂毀骨立服除為監察御史裏行初勳勳勃皆著名故杜易簡稱三珠樹其後助劾又以文顯劾蚤卒福時少子勸亦有文福時嘗託韓思彦思彦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和使助出其文思彦曰生子若是可夸也勃與楊炯盧昭隣駱

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媿在盧前則居王
後議者謂然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求隆二年皇太子已釋奠表袁象俊
充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詔可遷
詹事司直俄坐從父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蜀州令張
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為人所多卒官
下中宗時贈著作郎昭隣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蒼雅調鄧
王府典籤王愛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
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藿美
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其足纏羊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
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為墓偃卧其中昭隣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
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廢著五非文以自明病
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為道王府屬嘗使自
言所能賓王不吝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為洮州摠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
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
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
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

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它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昭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昶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詩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孤峯絕岸辟立萬仞濃雲樹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瓊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金柝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羔美之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練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瑤玉翠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云

元萬頃後魏京兆王子推裔祖白澤武德中仕至梁利州都督封新安公萬頃起家為通事舍人從李勣征高麗管書記勣命別將郭待封以舟師赴平壤馮師本載糧繼之不及期欲報勣而恐為謀所得萬頃為作離合詩遺勣勣怒曰軍機切遽何用詩為欲斬待封萬頃言狀乃免又使萬頃草檄讓高麗而譏其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曰謹聞命彼兵固守軍不得入高宗聞之投方頃嶺外會赦還為著作郎武后諷帝召諸儒論撰禁中萬頃與周王府戶曹參軍范履冰苗神客吳子舍人周思茂右史胡

楚賓與選凡撰列女傳臣執百寮新戒樂書等九千餘篇至朝廷疑議表疏比日密使參處以分宰相權故時謂北明學士思茂履冰神客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无儒者風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坐誅履冰者河内人垂拱中歷鸞臺天官二侍郎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脩國史載初初坐舉逆人被殺神客東光人終著作即思茂漳南人與弟思鈞早知名累遷麟臺少監崇文館學士垂拱中下獄死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枘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沈飲無留賄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為常性重慎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孰視不荅尋兼崇賢直學士卒萬頃孫正脩名節擢明經高第授監門衛兵曹參軍舅孫洙與譚物理歎已不逮肅宗初吏部尚書崔寓典選正以書判第一召詣京師以父詢倩老辭疾免河南節度使崔光遠表置其府史思明陷河洛羣父匿山中賊以名購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養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干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誘以高位瞋目固拒兄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路人為哭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贈秘書少監以其子義方為華州參軍義方歷京北府司錄韋夏卿李寶繼為尹

事必咨之歷號商二州刺史福建觀察使中官吐突承璀閩人也義方用其親屬為右職李吉甫再當國陰欲承璀奧助即召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其黨出為鄜坊觀察使一切辦治然苛刻人多怨之卒贈左散騎常侍弟李方舉明經調楚丘尉歷正殿中侍御史兵部尚書王紹表為度支員外郎遷金膳二部郎中號能職王叔文用事憚李方不為用以兵部郎中使新羅新羅聞中國喪不時遣供饋乏季方正色去員之閉戶絕食待死夷人悔謝結驩乃還卒年五十贈同州刺史

列傳第二百二十六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二百二

瑞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奏尚書吏部侍郎兼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脩三教珠英書以李嶠張昌宗爲使取文學士綴集於是適與王無競尹元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遷戶部員外郎俄兼脩書學士景龍初又擢脩文館學士睿宗時待詔宣光閣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贈貝州刺史嘗夢與人論大衍數寤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霸陵原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十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于前士貴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郿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以累貶通州別駕代宗立還爲京兆少尹復授舍人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振職大曆中終右散騎常侍遺命以布車一乘葬贈禮部尚書季卿在朝薦進才髦與人交有

終始恢博君子也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
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
彥昭韋嗣立為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
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朝隱
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
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
祓除則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
花酒稱壽冬幸新豐麻苜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
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
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佻忘君臣禮法惟以文華取幸若韋元旦
劉允濟沈佺期宋之問閻朝隱等無宅稱附篇左方

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元旦擢進
士第補東阿尉遷左臺監察御史與張易之有姻屬易之敗賤
感義尉俄召為主客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舅陸頌妻韋后弟也故

元旦憑以復進云

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其先出沛國齊彭城郡丞瓚六世孫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補下邳尉遷累著作佐郎采魯哀公後十二世接戰國爲魯後春秋獻之遷左史兼直弘文館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咨除著作郎爲來俊臣飛構當死以母老丐餘年繫獄會赦免貶大庾尉復爲著作佐郎脩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懼此權顧輕哉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遷鳳閣舍人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巡察使路敬潛言狀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除給事中考功受賅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長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

開元初卒弟全文全字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偉儀貌雄于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虯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于時張易之等丞昵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哭喪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遷考功員外郎諂事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賅餉狼藉下遷汴州長史未行改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睿宗立以兇險盈惡詔流欽州祖

雍歷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倡飲省中爲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涑嶺南並賜死桂州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使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菜悻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柰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祖雍江夏王道宗甥及進士第有名于時魏建安後汜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孫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劔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涑朱鳶會蠻陷驩州授惣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孫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

閻朝隱字友倩趙州欒城人少與兄鑄幾弟仙舟皆著名連中進士孝悌廉讓科補陽武尉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竒詭爲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后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爲犧請代后疾還奏會后亦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調如此景龍初自崖州遇赦還累遷著作郎先天下爲秘書少監坐事貶通州別駕卒

尹元凱瀛州樂壽人由慈州司倉參軍坐事免栖遲不出者三十年與張說盧藏用厚詔起爲右補闕時又有富嘉謨吳少微皆知名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少微新安人亦尉晉陽尤相友善有魏谷倚者爲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競獨嘉謨少微本經術雅厚雄邁入爭慕之號吳富體豫脩三教珠英韋嗣立薦嘉謨少微並爲左臺監察御史已而嘉謨死少微方病聞之爲慟亦卒

劉憲字元度宋州寧陵人父思立在高宗時爲名御史于時河南

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遺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餒又賑給須立簿最稽出入往返停滯妨廢且廣若無驛處馬須豫集以一馬勞數家今農事待雨興作輟日役破歲計本欲安存更煩擾之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便詔聽罷謐等行遷考功員外郎始議加明經帖進士雜文卒官下憲擢進士調河南尉累進左臺監察御史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罪憲疾其酷欲痛繩之反爲所構貶潁水令俊臣死召爲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坐善張易之出爲渝州刺史除太僕少卿脩國史兼脩文館學士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墳史憲啓曰殿下位副君有絕人之才非以尋擿章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褚无量經明行脩者年宿望宜數召問以察其言太子順納會卒贈兗州都督武后時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憲與王適司馬隄梁載言入第二等適幽州人終雍州司功參軍隄河南人神龍初以中書侍郎卒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與弟銓伯父希象皆歷殿中

侍御史希象剛直不諂終主爵員外郎載言聊城人歷鳳閣舍人
專知制誥終懷州刺史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
號書籬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
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路王府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
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
號文選學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
敢對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
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旣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
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
辭去嶠譙試問奧篇隱軼了辯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
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
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
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

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
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議今藉藉皆
言普思馮詭惑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普思術可致長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
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
陛下乃今可得能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干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非陛下
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觀所以行皆在人事敦睦九族平
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善
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
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譙王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
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外郎岑羲崔湜惡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
在東宮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立
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共援邕

爲御史中丞姚崇疾豈險躁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
太山還豈見帝汴州詔獻辭賦帝悅然矜肆自謂且宰相豈素輕
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豈賦賁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
天子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列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
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殞身不祈生北郭碎首
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
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豈剛毅忠烈
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譴屈而茲謀
沮解即豈有功於國且豈所能者拯孤恤窮救乏調惠家無私聚
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
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豈死臣與豈生平不款曲臣知有豈
豈不知有臣臣不逮豈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
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豈之死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
逆之功臣得瞑目附禽息北郭之迹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

行大戮則臣請伏劔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舍垢之道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代崇天地更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臣不爲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跡奏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璋嶺南邕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惡如讎不容於衆邪佞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則佞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卒無一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生諺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五日氣息奄奄惟吏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蠶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爲姦賊于時輒使朝堂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爲聞泣血去國投骨萊裔永無還期妾願使邕得充一卒効力王事膏塗朔

邊骨冀沙壤成邕夙心表入不省邕後從中人楊思勗計嶺南
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
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
京師始邕蚤有名重義愛士及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旣入朝人間傳
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
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天寶中左
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温使引邕嘗以
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負外郎
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時贈秘書監
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
訕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
與爭鋒但虞傷歟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誘死作八哀詩讀者
傷之邕資豪放不能治細行所在賄謝畋游自肆終以敗云

呂向字子回亡其世貫或曰涇州人少孤託外祖母隱陸渾山工草

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錦書彊志于學每賣藥即
市閱書遂通古今玄宗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理侍太
子及諸王爲文章時帝歲遣使采擇天下姝好內之後宮號花鳥
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帝善之擢左拾遺天子數校獵渭川向又
獻詩規諷進左補闕帝自爲文勒石西嶽詔向爲鐫勒使以起居
舍人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
上言鷓鴣不鳴未爲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賊
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稽顙稱臣奔
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
狎昵太過或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
廬何以塞責帝順納詔蕃夷出仗久之遷主客郎中專侍皇太子
眷賚良異始向之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
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諸墓後有傳父猶在者訪索累年
不獲它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

慟行人爲流涕帝聞咨歎官及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
娛懌其心卒贈東平太守向終喪再遷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卒
贈華陰太守嘗以李善釋文選爲繁釀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
翰等更爲詁解時號五臣注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少豪健恃才及進士第然喜蒲酒張嘉
貞爲本州長史偉其人厚遇之翰自歌以舞屬嘉貞神氣軒舉自
如張說至禮益加復舉直言極諫調昌樂尉又舉超拔羣類方說
輔政故召爲秘書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家畜聲伎目使
頤今自視王侯人莫不惡之說罷宰相翰出爲汝州長史徙仙州
別駕日與才士豪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卒

孫逖博州武水人後魏光祿大夫惠蔚其先也祖希莊爲韓王府
典籤四世傳一子故無近屬父嘉之少孤依外家客涉鞏間垂拱
初詣洛陽獻書不報第進士終襄邑令逖幼有文屬思罄敏年十
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

歎遂與定交舉手筆俊拔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及文藻宏麗等科
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
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均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
州入計哀其文示逖李暉鎮太原表置幕府以起居舍人入爲集
賢院脩撰時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高會百官賦
天成立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和風嘉木等詩八篇
繼雅頌體使逖序所以然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
趙驊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是時嘉之且八十猶爲令
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父喪缺復
拜舍人開元閒蘇頌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爲
代言最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居職八
年判刑部侍郎以病風乞解徙太子左庶子遂縣廢累年徙少詹
事上元中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文諸子成最知名
成字思退推蔭仕累洛陽長安今兄宿爲華州刺史因悻病瘖成

請告往視不待報輒行代宗嘉其悌不責也稍遷倉部郎中京兆少尹爲信州刺史歲大旱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飢而不亡再晷增戶五千詔書褒美徙蘇州改桂管觀察使卒成通經術奏議据正當有甚喪用者至成不易縷而見客疑之請故荅曰縷者古居喪常服去之則廢喪也今而巾幘失矣子公器亦至邕管經略使公器子簡字樞中元和初登進士第辟鎮國荆南幕府累遷左司吏部二郎中繇諫議大夫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逖掌誥至代宗時宿又居職逮簡凡三世會昌初遷尚書左丞建言班位以品秩爲等差今官兼臺省位置遷誤不可爲法元和元年御史臺白奏常參官兼大夫中丞者視檢校官居本品同類官上其後侍郎兼大夫者皆在左右丞上當時侍郎兼大夫少唯京兆尹兼之京兆尹從三品今位乃在本品同類官從三品卿監上太常宗正卿正三品下左丞乃正四品上戶部侍郎正四品下今戶部侍郎兼大夫當在本品同類正四品下諸曹侍郎上不宜居正四品丞郎上又

右丞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今吏部侍郎位右丞之下蓋以丞有繩轄之重雖吏部品高猶居其下然則戶部侍郎雖兼大夫安得居其上哉今散官自將仕郎至開府特進每品正從有上有下名級各異則正從上下不得謂之同品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假使諸曹掾因功勞加臺省官安得位在司錄錄事參軍上且左丞糾射八坐主省内禁令宗廟祠祭事御史不當得彈奏之良以臺官所奏拘牽成例不揣事之輕重使理可循雖無往比自宜行之否者雖曰舊章正可改也武宗詔兩省官詳議皆從簡請歷河中興元宣武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東都留守而弟範亦爲淄青節度使世推顯家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爲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

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
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西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
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往見賀
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
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美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
醉于市帝坐沈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
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恥之搥其詩以激楊貴妃
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鷲放不自脩與知
章李適之汝陽王璉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
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
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
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
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
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
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
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
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
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歎復其夫徭役文宗
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旭蘇州吳人嗜酒每
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不可
復得也世呼張顛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
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盡出
其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始見公主擔夫
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
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

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
刀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一
日得虎三十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虎也稍北有具虎使將軍遇
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
辟易弓矢皆墮自是不復射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貧孝友開元初擢進士調
太樂丞坐累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擢右拾遺歷監察御
史母喪毀幾不生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
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
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
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
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右丞縉爲蜀州刺
史未還維自表已有五短縉五長臣在省戶縉遠方願歸所任官
放田里使縉得還京師議者不之罪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

元初卒年六十一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贈秘書監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葷衣不文綵別墅在鞦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亡表鞦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朕嘗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往取縉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擬當世事著書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

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
壞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初虔追緝故書可
誌者得四十餘篇國子司業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虔善圖山水
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畫歲久
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
郎安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
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張通王維並囚宣陽里三
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死即極思祈解於圓卒免
死貶台州司戶參軍事維止下遷後數年卒虔學長於地里山川
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嘗為天寶軍防錄言典事該諸
儒服其差異者書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
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
未之禮間問何所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
知之虔駭然即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亂賊臣

僭位公當汗爲官願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調信安尉既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故虔念其言終不附賊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祖昺賢而有謀任雅相伐高麗表爲記室越王貞舉兵杖策詣之陳三策王不用昺度必敗乃亡去客死廣陵穎士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兒吾以旻獲譴不憾乃平宥之天寶初穎士補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遺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僕陽於是尹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怒其不

下已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君子恨其褊會母喪免流播吳越嘗謂仲尼作春秋爲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爲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崩曰司馬昭弑帝於南闕在梁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爲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讓永寧公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使光明云史官韋述薦穎士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鄆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

柳并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游太室山已而祿山反潁士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歎曰肉食者以兒戲禦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因藏家書於箕潁間身走山南節度使源洧辟堂書記賊別校攻南陽洧懼欲退保江陵潁士說曰官兵守潼關財用急必待江淮轉餉乃足餉道由漢沔則襄陽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且列郡數十人百萬訓兵攘寇社稷之功也賊方專嶠陝公何遽輕土地欲取笑天下乎洧乃按甲不出亦會祿山死賊解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爲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潁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扞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賊圍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潁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麗一旦思歸誰致其死哉弗納崔圓聞

之即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汝南逆旅年五十二
門人共諡曰文元先生穎士樂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爲己任如李
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爲名士天下推知人
稱蕭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
趙驊時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所與遊者孔
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
獨華與齊名世號蕭李嘗與華據游洛龍門讀路旁碑穎士即誦
華再閱據三乃能盡記聞者謂三人才高下此其分也有奴事穎
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穎士數稱班
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
不逮也又言裴子野善著書所許可當世者陳子昂富嘉謨盧藏
用之文辭董南事孔述睿之博學而已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
能文辭與韓會沈旣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
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

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
留務京師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為存
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唯一女在為經贍其
家殷寅者陳郡人邵軫者汝南人陸據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
公騰六世孫神寓警邁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鄉愛其文交
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柳并者字伯存大曆中辟河東府掌書記遷殿中侍御史喪明終
於家初并與劉太真尹徵閻士和受業於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
常曰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墜嗚呼是子云徵博聞彊識士和
鉤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子亦何誅并弟談字中
庸穎士愛其才以女妻之士和字伯均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
論因權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
子羞稱曹陸

白圭甫舟字茂政十歲便能屬文張九齡歎異之與弟曾皆善詩

天寶中踵登進士授無錫尉王縉爲河南元帥表掌書記遷累右
補闕卒曾字孝常歷監察御史其名與舟相上下當時比張氏
景陽孟陽云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
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
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倭以郡瀕河請增李在城中都二縣以紓民
力二縣隸東平魯郡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五縣分隸濟南
東平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李蘭濟
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倭五太守議于東平不能決旣而卒廢濟陽
以縣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
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時承大盜之餘國
用乏屈宰相王璵以祈禱進禁中禱祀窮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
靡羣臣莫敢切諍昭應令梁鎮上書勸帝罷淫祀其它不暇及
也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

明因上疏極諫曰淫雨積時道路方梗甚不可一也自春大旱秋
苗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甚不可二
也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爨什于行間日見三市井餒
餒求食死于路旁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姦夫盜兒連牆接棟
磨礪以須陛下之出御史大夫必不能澄清禁止甚不可四也聖
皇巡蜀之初都內財貨吏民資產糜散于道路之手至有乘馬馱
驢入宣政紫宸者况陛下初有四海威制不及曩時遠矣今茲東
行殆賊臣誘掖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雷謂危亡在於須臾臣不
勝嗚咽爲陛下痛之願速罷幸不然窮甿樂禍已扼腕於下甚不
可五也方今河洛驛騷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
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速成之邪甚不可六
也大河南北舉爲寇盜王公以下廩稍匱絕將士糧賜僅支日月
而中官冗食不減往年黎園雜伎愈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
殆豈此也自非中書指使太常正樂外願一切放歸給長牒勿事

須五六年後隨事蠲省今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李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者過析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踰關口過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愾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矍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之於天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記曰不祈方士彼淫巫愚祝妄有關說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謂幸人皆病之謂不幸臣等屢拂視聽聯伏赤墀之下頓顙流涕而出雖陛下優容貸罪凡百之臣必昌言于朝萬口謗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諱於父不孝也臣不諱於君不忠也不孝不忠爲苟榮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雖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將使樵夫指而笑之帝嘉其切直遂罷東幸後以祕書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肅字敬之二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毗五世孫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擢

太子校書郎蕭復薦其材授右拾遺脩史以母嬴老不赴杜佑
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皇太子諸
王侍讀卒年四十一贈禮部郎中

文藝列傳中第一百二十七

Text columns (mostly blank or extremely faint):

大雅及詩中篇一百五十五

上竹書不空四十一

平書竹書不空四十一

大雅及詩中篇一百五十五

文藝列傳下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二百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直學士郭侍郎充集賢殿撰臣宋

祁奉

救撰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名冠宗族間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太宗時擢祠部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黯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宰相楊國忠支姬所在橫猾華出使劾按不撓州縣肅然爲權幸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皆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踐危亂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華喟然曰烏有隳節危親欲荷天子寵乎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

時齎金帛往請乃彊爲應大曆初卒初華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
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絲麗少宏傑氣穎士健
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
摧已成汗爲故書雜置梵書之皮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
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華愛獎士類名
隨以重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紆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
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華觸禍銜悔及爲元德秀權臯銘四皓贊
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宗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
尉天寶末房瑄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
睢陽人媚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翰傳巡功狀表上之曰臣
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事之孤或親推轎車或追建邑封厚死
以慰生撫存以答亡君不遺於臣臣亦不肯其君也自逆胡構亂
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忠誼
奮發率烏合守雍丘潰賊心腹及魯兪棄甲宛葉哥舒翰敗績潼

關賊遂盜神器鴟峙二京南臨漢江西逼岐雍羣帥列城望風出奔巡守孤城不爲却賊欲繞出巡後以擾江淮巡退軍睢陽扼東南咽領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彊出奇無窮殺賊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江淮以完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三軍噉膚而食知死不叛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夫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巡握節而死非虧教也折骸以襲非本情也春秋以功覆過書赦過宥刑在易遏惡揚善爲國者錄用棄瑕今者乃欲議巡之罪是廢教紕節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可遏惡可揚瑕錄而用棄非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祿山背德大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不朝宴不坐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徒奮身死節以動義旅不謂忠乎以數千卒橫挫賊鋒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兵廣而財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雖終殲滅

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鄢一戰犬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
此天使巡舉江淮以待陛下師至而巡死不謂功乎古者列國侵
伐猶分災救患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巡固守亦待外援援不
至而食盡食盡而人則巡之情可求矣假巡守城之初已計食
人損數百衆以全天下臣尚謂功過相掩況非素志乎夫子制春
秋明褒貶齊桓公將封禪略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巡
蒼黃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糾合今巡子亞夫雖得官不
免飢寒江淮旣巡所保戶口充完宜割百戶俾食其子且彊死爲
厲有所歸則不爲災巡身首分裂將士骸骼不掩宜於睢陽相擇
高原起大冢招魂而葬旌善之義也臣少與巡游哀巡死難不覩
休明唯今名其榮祿也若不時紀錄日月寢悠或掩而不傳或傳
而不實巡生死不遇誠可悲悼謹撰傳一篇昧死上儻得列于史
官死骨不朽帝繇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翰累遷左
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

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族弟紆自有傳

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
觀屬文不旁於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
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爲觀尚辭故
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
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
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
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立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
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
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
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
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違恤佗卒
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

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庫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則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補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爲刺史閻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默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崔顥者亦擢進士第有文無行好捕博嗜酒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終司勳負外郎初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吐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

劉太真宣州人善屬文師蘭陵蕭穎士舉高第進士淮南陳少游表爲掌書記嘗以少游擬桓文爲義士所訾興元初爲河東宣慰賑給使累遷刑部侍郎德宗以天下平貞元四年九月詔羣臣宴曲江自爲詩敕宰相擇文人賡和李泌等請羣臣皆和帝自第之以太真李紆等爲上鮑防于邵等次之張濛等爲下與擇者四十一人惟泌李晟馬燧三宰相無所差次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刺史卒

邵說相州安陽人已擢進士第未調陷史思明逮朝義敗歸郭子儀子儀愛其才留幕府遷累長安令秘書少監大曆末上言吳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雲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災益壽之術也不聽德宗立擢吏部侍郎說因自陳家本儒先祖父長白山人貞一以武后革命終身

不肯仕先臣殿中侍御史瓊之逮事玄宗臣十六即孤長育母手
天寶中始仕會喪客河洛祿山亂喪紀當終臣不禡衰經又再暮
懼終不免陰走洛魏慶緒遁保西城搜脅儒者爲己用以兵迫臣
遂陷醜逆俄而史思明順附欲間道歸北闕下肅宗拜臣左金吾
衛騎曹參軍許留思明所會烏承恩事路絕不得歸朝義之敗
欲固守河陽臣知回紇利野戰陰勸其行以破賊計朝義已走臣
西歸獻狀先帝詔翰林索臣所上言與王伾偕召先帝謂誠節白
著故擢伾侍御史臣爲殿中侍御史使者言旨制詔盡言其狀則
疇昔本末先帝知之今又擢以不次雖自天斷尚恐受誘輿人傷
陛下之明今吏負未乏而調者多益以功優準平格以判留人去
者十七彼且鼓讒說以投疑于上此臣所大懼也因薦戶部郎中
蕭定司農卿庾準自代不許說在職以才顯或言且執政金吾將
軍裴儆謂柳載曰說事賊爲劇官掌其兵大小百戰掠名家子爲
奴婢不可計得宥死而無厚顏乃崇第產附貴倖欲以相邦其能

父乎建中三年逐嚴郢說與郢善微諷朱泚訟其寃爲草奏貶歸
州刺史卒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
超絕補崇文校書郎繇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
饑部獠亂薄城下邵勸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乃降邵儒服出
賊見皆拜即引去節度使李抱玉以聞遷梓州辭疾不拜授兵部
郎中崔寧帥蜀表爲度支副使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
郎朝有大典冊必出其手爲三司使治薛邕獄失德宗旨貶桂州
長史復爲大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出杭州刺史久疾求告貶
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晚塗益修契樊澤始舉
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
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
覆之置甲科人咨其公

崔元翰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

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日易書春秋撰演範忘象渾天
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諡曰貞文孝父元翰舉
進士博學宏辭賢良方正皆異等義成李勉表在幕府馬燧更
表為太原掌書記召拜禮部員外郎竇參秉政引知制誥其訓
辭溫厚有典誥風然性剛褊不能取容於時孤特自恃掌誥凡再
暮不遷罷為比部郎中時已七十餘卒其好學老不倦用思精
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
表鈞校京兆安費持吏甚急而无等自無過訖不能傳致以罪云
于公異蘇州吳人進士擢第李晟表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
布於德宗曰臣既肅清宮禁祇奉寢園鍾簷不移廟貌如故帝覽
泣下曰誰為之辭或以公異對帝咨歎一再始公異與陸贄故有隙
時贄在翰林聞不喜世多言公異不能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贄
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盧邁坐舉非其人奪俸兩
月時中書舍人高郢嘗薦御史元敦義及公異被譴郢亦劾敦義

無美行詔免敷義官公異繇是不自振而卒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於詩尤所長貞元末名與宗人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少癡而已心克防閑妻妾苛嚴世謂妬為李益疾同輩行稍稍進顯益獨不調鬱鬱去游燕劉濟辟置幕府進為營田副使嘗與濟詩語怨望憲宗雅知名召為秘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凌藉士衆不能堪諫官因暴幽州時怨望語詔降秩俄復舊官累遷右散騎常侍大和初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時又有太子庶子李益同在朝故世言文章李益以辨云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閬鄉尉累遷監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辟元帥判官累遷檢校戶部郎中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綸李益何在荅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

會卒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
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張仲素訪集遺文
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
簡能簡辭弘止簡求皆擢進士第在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
得詩五百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侯
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辟之俄以駕
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
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
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臯
於劔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終右補闕漳右
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
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游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
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移
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令閩越地肥
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肖其官及常袞罷宰相為觀
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為賓主鈞禮禮觀游饗集必與里
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竒
之辭歸泛舟飲餞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
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詹事父母
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回復明辯與愈友善詹先為國子監
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
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初徐晦舉進士不中詹數稱之明年高
第仕為福建觀察使語及詹必流涕從子柎字降之亦工為文陸滂
自右拾遺除司勳郎中棄官隱吳中詔召之既在道柎遺書讓出
處之遽滂不至還柎名益聞開成中擢進士第而里人蕭本妄言
與貞獻太后近屬恩寵赫然柎恥之會澤潞劉從諫表柎在幕府
柎為辯質本之偽本終得罪其子稹柎命柎方休假還家稹表斥損

時政或言秬爲之詔涑崖州賜死臨刑色不撓爲書徧謝故人自誌墓人皆憐之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輒就如素構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母且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未始先立題然後爲詩如它人牽合程課者及暮歸足成之非大醉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甚省母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辭尚奇詭所得皆蘄邁絕去翰墨畦徑當時無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揚榭之王恭元每譏者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世傳者鮮焉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荅俄而少陽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

吳王孫曰夫勢有不必得事有不必疑徒取暴逆之名而殄物敗俗不可謂智一日亡破平生親愛連頭就戮不可謂仁支屬繫衍因緣磨滅先魂傷餒不可謂孝數百里之內拘若檻并常疑死於左右手低回姑息不可謂明且三皇以來數千萬載何有勃理亂常而能自畢者哉貞元時德宗以凶容御天下河北諸鎮專地不臣朝廷資以爵號桀黠者自謂得計以反爲利於是楊惠琳劉闢李錡盧從史等又亂皇帝即位赫然命偏師討之盡伏其辜所謂時也日者張太尉馱垣捍之勤謝易定爲國老田尚書知慮絕俗又以魏博來歸幽檀滄景皆爲信臣然而與足下者獨齊趙耳夫齊安可爲恃哉徐壓其首梁薄其翼魏斲其脛滑鍼其腹淮南承其衝分兵不足相救全舉則曹魯東平非其有也彼何苦而自棄哉若趙則固豎子耳前日主上以澤潞爲之導旣斥從史姑赦罪復爵祿之天下之人欲討者十八無何殘丞相御史朝廷以足下故未加斧鉞也然則中山搏藁城之險太原乘井陘之隘燕徇樂壽

邢扼臨城清河絕其南弓高斷其北孤雛腐鼠求責不暇又曷以
救人哉二鎮不敢動亦明矣足下何待而窮處邪昔僕之師裴道
明嘗言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佞傲者盡滅河湟之地復
矣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罰無貸罪賞
無遺功諸侯秦齊趙以稔其釁羣帥築室礪兵進窺房蔡屯田
繼漕前鋒扼喉後陣撫背左排右掖其幾何而不蹈邪足下勿謂
部曲勿我欺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
而論則嬰兇橫之命不若奉大君官守矣枕戈持矛死不得地不
若坐兼爵命而保肖嗣矣足下苟能挺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
籍士馬土疆歸之有司上以覆載之仁必保納足下滌垢洗瑕以
倡四海將校官屬不失寵且貴何哉爲國者不以纖惡蓋大善也
且貳而伐服而捨寵榮可厚骨肉可保何獨不爲哉三州至狹也
萬國至廣也力不相侔判然可知假使官軍百敗而行陣未嘗乏
足下一敗則成禽矣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

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昏迷不返諸侯之師集城下環壘剗
塹灌以沫潦主將怨攜士卒崩離田儋呂興發於肘腋屍不得裹
宗不得祀臣僕以爲誠子孫所不祖生爲暗懷之人沒爲幽憂之
鬼何其痛哉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勸
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使者爲監軍歸素所使者於內爲吾地
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
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實期授瀕蔡諸將而以三期
給賊令辯士持尺書劫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時度部
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破石望東南氣如旗鼓
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
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
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脩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
吳城賊將趙擘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
斷矣武陵之奇譎類如此長慶初實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

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
爲之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爲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朝
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牒還都受錢
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天下不治
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
賦日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爲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
使權其務是御史員外久於事返不可信也今更旬月又將以郎
中之爲不可信即更時歲明公之爲亦又不可信上下相阻一國
交疑誰爲可信者況一使之建胥徒走卒殆百輩督責騰呼數
千里爲不寧誠欲邊隅完實獨募浮民徙罪人發沃土何必加使
而增吏也易直不納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大和初禮部侍郎崔郾
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
求奇材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置笏笏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
宮辭旣訖拔而武陵音吐鴻暢坐客大譁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

請以第一人處之。鄧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鄧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鄧曰。如教牧果異等。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賦賤。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比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遣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劉二韓皆已拔拭。或處大州。劇職。獨子厚與。猿鳥爲伍。誠恐霧露所嬰。則柳氏無後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唐鄧。武陵薦李景儉。王湘。健。智。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世勣之裔。孫令孤。楚帥。河陽竒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鋈知貢舉。令孤絢雅善。錯弊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罷去。會姚合代簡。

諭使還官又試拔萃中選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以子妻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坐謫商隱以為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為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凡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為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為府參軍典笈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弘止鎮徐州表為掌書記久之還朝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榮陽卒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今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溫廷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

薛逢字陶臣蒲州河東人會昌初擢進士第崔鉉鎮河中表在幕府鉉復宰相引為萬年尉直弘文館歷侍御史尚書郎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初與彭城劉瑑交瑑文辭出逢數人下常易之瑑稍親近逢不得意遂相忿恨會瑑當國有薦逢知制誥者瑑猥

言先朝以兩省官給事舍人先治州縣乃得除逢未試州執不可
乃出爲巴州刺史而楊收王鐸同牒署第收輔政逢有詩微辭
譏訛收銜之復斥蓬縣二州刺史收罷以太常少卿召還歷給事
中鐸爲宰相逢又以詩訾鐸鐸怒中外亦鄙逢褊傲故不見齒遷
秘書監卒子廷珪進士及第大順初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遷中
書舍人從昭宗次華州引拜左散騎常侍稱疾免客成都光化中
復爲舍人累尚書左丞朱全忠兼四鎮廷珪以官告使至汴客將
先見諷其拜廷珪佯不曉曰吾何德敢受令公拜乎及見卒不肯
加禮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速長廬西山多所記覽見其屬
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名爲詩士多歸重頻走
千里丐其品合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
郎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是畿民多籍神策軍吏以
其橫類假借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逋賦六年不送

睥然出入閭里頻密擿比伍與競君慶叩縣廷質頻即械送獄盡條
宿惡請於尹殺之督所負無少貸豪猾大驚屏息奉法縣大治有
六門堰者歛廢百五十年方歲饑頻發官倉庸民浚渠按故道廩
水溉田穀以大稔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俄擢侍御史守法不阿徇
遷累都官貲外郎表丐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治下更布條教
時朝政亂盜興相推歛而建賴頻以安卒官下喪歸父老相與扶
柩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祠之天下亂盜發其冢壽昌人隨
加封掩云

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祖者有名大中時觀察府召以署吏不
應帥高其槩言諸朝賜號文簡先生融學自力富辭調龍紀初及
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遷累侍御史坐累去官沅浪荆
南依成汭久之召爲左補闕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
昭宗反正御南闕羣臣稱賀融最先至于時左右歡駭帝有指授
疊十許臺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

鳳翔劫遷融不克從去客閩鄉俄召還翰林遷承旨卒官

文藝列傳下第二十八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scanning quality and the nature of bleed-through. Som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iscern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several columns.

方技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唐書二百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凡推步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於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聖不以為教蓋畧之也若李淳風諫太宗不監誅許胤宗不著方劑書嚴譔諫不合乾陵乃卓然有益于時者茲可珍也至遠知果撫等說行幻怪又技之下者焉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以論譔自見淳風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筭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撫前世得失著法象書一篇上之擢承務郎遷太常博士改太史丞與諸儒脩書遷為令太宗得祕識言唐中弱有文武代王以問淳風對曰其兆既成已在宮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孫且盡帝曰我求而殺之柰何對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陛下所親愛四十年而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而不能絕唐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遲則陛下子孫無遺種矣帝采其言止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契然當世術家意有鬼神相之非學習可致終

不能測也以勞封昌樂縣男奉詔與筭博士梁述助教王真儒等是正五曹
孫子等書刊定注解立於學官撰麟德曆代戊寅曆候者推最密自祕閣
郎中復為太史令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之已占等書傳於世該孫仙宗並
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惟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甄權許州扶溝人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遂為高醫仕隋為秘書省正
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欽風痺不得挽弓權使穀矢嚮朔立鍼其肩隅一
進曰可以射矣果如言貞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訪逮其術權
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二百二歲所撰脉經針方明堂等圖傳于時
立言仕為太常丞杜淹苦流腫帝遣視曰去此十日午漏上且死如之有道人
心腹滿煩彌二歲診曰腹有蟲蠱誤食髮而然令餌雄黃劑少選吐一蛇如
拇無自燒之有髮氣乃愈後以醫顯者清潭宋俠義興許節宗洛陽張文
仲李虔縱京兆韋慈藏俠官朝散大夫藥藏監節宗仕陳為新蔡主外兵
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脉沈難對醫家告術窮節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
黃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具及語擢義興太守武德
初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育蒸疾轉相染不得者皆死節宗療視俞或勸
其著書貽後世者荅曰醫特意耳思慮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

口莫能宣也古之上醫要在視脉病乃可識病與藥值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今之人不善為脉以情度病多其物以幸有功雖言獵不知免廣絡原野冀人獲之術亦疏矣藥偶得它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於世吾所以不著書也卒年七十餘文仲仕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脅痛者殆未可救頃平脅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文仲論風與氣尤精石集諸言方者與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八種上之虔縱官侍御醫慈藏光祿卿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仕隋為鹽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虜官然三君必日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為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雋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詩過之但晚節皆困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

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干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
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母真友右輔澤而動不父必還果還為
都督貞觀初太宗召見曰吾有君平朕今得爾何如對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
武后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
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
與自嚮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帝在九成宮令視岑文
本曰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稱
骨非壽兆也張行成馬周見曰馬君伏犀貴腦背若有脊貴驗也近古君臣
相遇未有及公者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
宰相其術精類如此高士廉曰君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如期
以火山令交子子客師亦傳其術為廩犧令高宗置一鼠于墮令術家射皆
曰鼠客師獨曰雖貫鼠然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三子嘗度江叩舟而還左
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墨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
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
張憬藏技與天綱埒李詹事蔣儼有所問荅曰公危在三尺土下盡六年
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

還及為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任劉仁軌與鄉人
請賢請占憬藏荅曰劉公當吾品而讓終位冠人臣謂賢曰君法客死仁軌
為尚書僕射賢猥曰我三子皆富田宅吾何客死俄喪三子盡鬻田宅寄
死友家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又不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邪
拂衣去憬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姚崇李適秀杜景佺從之游
憬藏曰三人者皆宰相然姚最貴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藏曰夫人目脩緩
法曰豕視滯又曰目有白五天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歿沒入掖廷裴光廷
當國憬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
刺史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禮當煬帝居藩召見弘禮賀曰大王為萬乘
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悉詔諸術家坊處之使弘禮撝攝海內寢亂帝曰
而昔言朕既驗然終當奈何弘禮逡巡帝知之乃曰不言且死弘禮曰臣觀
人臣相與陛下類者不長然聖人不相故臣不能知由是敕有司監視毋得
與外語薛大鼎坐事沒為奴及貞觀時有請於弘禮荅曰君奴也欲何事請
解衣視之弘禮指璽而下曰位方岳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貴賤夭壽
裴冕為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
日向雒一日向蜀一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絕之俄而祿山反冕

以御史中丞刀因問三日答曰唯日即滅蜀曰不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遂相薦于帝拜都水使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榜之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揆盧允發服給謁梁鳳不許入語以情梁鳳曰季自令入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中王遠知系奉琅邪後為揚州人父曇選為陳揚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為世方主遠知以告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支從臧兢游陳後主間其名召重陽殿辯論超詣甚目次擢隨煬帝為晉王鎮揚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鬢帝懼遣之後幸涿郡詔遠知見臨朝官帝執弟子禮次貞質仙事詔京師作玉清玄壇以獻之及幸揚州遠知謂帝不宜遠京國不省高祖尚微遠知密語天命武德中平王世充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遠知曰方為太平天子願自愛太宗立欲官之苦辭貞觀九年詔潤州即茆山為觀俾居之璽詔曰首所奏願還舊山已別詔不違雅素并敕立祠觀以伸曩懷未知先生早晚至江外祠舍何當就功令太史令薛願等往宣朕意遠知多怪言託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聖者少室伯五岳將行即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蓋百二十六歲

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升真先生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又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中改謚升玄

薛頤者滑州人當隋大業時為道士善天步律曆武德初追直秦王府密語曰德星舍秦分王當帝天下王表為太史丞稍遷令貞觀時太宗將封泰山彗星見頤因言臣商盍息陛下未可東亦會大巨上議帝遂罷固巧為道士帝為築觀九峯山號曰紫府拜頤太中大夫往居之即祠建清臺候辰次災祥以聞所上與太史李淳風合數歲卒高宗時又有葉法善者括州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怪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寵以官不拜留內齋場禮賜殊縟時帝悉召方士花黃至治丹法善上言丹不可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偽帝許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凌空祠為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為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論幻類若此歷高宗二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禁內雅不喜浮屠法常力詆毀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巨之則廢宗立或言陰有助力先天下拜鴻臚卿自外置封越國公李景龍觀追贈其父歙州刺史寵映當世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

死庚子蓋百七歲云玄宗下詔褒悼贈越州都督

明崇儼洛州偃師人梁國子祭酒山賓五世孫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其說擢冀王府文學子試為密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問何祥邪為我止之崇儼書桃木為符刺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怪龍怖而生盛夏帝思雪崇儼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月帝憶瓜崇儼索百錢須更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瓜失之市得百錢累遷正諫大夫帝令入閣供奉每謁見陳時政多託鬼神為言至為武后作馱勝事又言章懷太子不德儀鳳四年為盜所刺於東都好事者為言崇儼役鬼勞苦為鬼所殺而太后疑太子使客殺之故贈侍中謚曰壯擢子珪為祕書郎命御史中丞崔謚等雜治誣服者甚眾及太子廢死狀乃明

尚獻甫衛州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由道士擢大史令辭曰臣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后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以獻甫為令不隸祕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焚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五諸侯太史位臣命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后曰朕為卿馱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憂至秋卒后嗟異復以渾儀監為大史局云

嚴善思名謨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直蔡靜皆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褚遂良上官儀等奇其能高宗封太山舉銷聲幽數科及第調襄陽尉居親喪廬墓因隱居在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太白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呂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朋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今啟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關石門冷金銅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蘄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削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千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為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帝宗不納

神龍中武后喪公除太常請大習樂供郊廟詔未許善思奏曰樂者氣化所以感天地調五行漢魏喪禮以日易月蓋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禮陰也樂陽也樂崩陽伏禮廢陰愆故變以適時孝道之大安又神公也如哀戚私也王者不以私害公請如太常奏帝從之遷禮部侍郎表皇太后擅政為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州過汝善思為刺史及謀反偽除禮部尚書重福敗坐關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崑薄其罪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為御史中書舍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尚嚴公有之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為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杜生者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父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夢代之乃往折夢見亡奴伏其下獲之它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鴉使者可市其必得奴俄而使至真人以情告使者以一

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而得去奴衆以為神時有淳屠泓者黃州人與
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常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
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
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
為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土隅也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
說共視隅有二坎文餘泓驚曰公富貴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
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言身瘡痛補它肉無益也說子皆汗賊死生云
張果者晦鄉里世繫以自神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世傳數百歲武后
時遣使召之即死後人復見居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刺史韋濟以聞玄宗
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見晤輒氣絕仆乃蘇晤不敢逼馳白狀帝更遣
中書舍人徐嶠齎函書邀禮乃至東都舍集賢院肩輿入宮帝親問治道
神仙事語祕不傳果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嘗云我生竟丙子歲
位侍中其貌實年七十時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師夜光者善視鬼帝
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召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
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
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

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絜帝益神之欲以手具公主降果未言也果忽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謂娶婦得公主干地生公府可畏也二人怪語不倫俄有使至傳詔曰王真公主欲降先生果笑固不奉詔有詔圖形集賢院懇辭還山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三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為立棲霞觀其所夜光者薊州人少為浮屠者至長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奇其辯賜冠帶授四門博士賜緋衣銀魚金繒千數得侍左右如幸臣和璞喜黃老作頰陽書世傳之天寶中有孫翫生者以伎聞能使石自鬪草為人騎馳走楊貴妃喜觀之數召入宮中又有羅思遠能自隱帝學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及思遠共試則驗厚錫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裹以幘獸殺之數日有中使者自蜀還逢思遠駕而西笑曰上為戲何虐也

姜撫宋州人自言通僊人不死術隱居不出開元末太常卿韋縉祭名山因訪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會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鬚則長生可致藤生太湖最良終南往往有之不及也帝遣使者至太湖多取以賜中朝老臣因詔天下使自求之宰相裴耀卿奉觴上萬歲壽帝悅御花萼樓宴羣臣出藤百區徧賜之擢撫銀青光祿大夫號冲和先生撫

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驍衛將軍甘守誠能詔藥石曰常春者千歲蟲也旱藕杜蒙也方家久不用撫易名以神之民間以酒漬藤飲者多暴死乃止撫內慙悻請求藥牢山遂逃去

桑道茂者寒人失其系望善太遁甲術乾元初官軍圍安慶緒於相州勢危其道茂在圍中密語人曰三月壬申西師潰至期九節度兵敗後召待詔翰林建中初言國家不出三年有厄會奉天有壬氣宜高垣堞為王者居使可容萬乘者德宗素驗其數詔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及神策兵城之時盛夏趣功人莫知其故及朱泚反帝蒙難奉天賴以濟李晟為右金吾大將軍道茂齎縑見晟再拜曰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晟大譙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有固請晟判晟笑曰欲我何語道茂曰弟言準狀赦之晟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晟衫請題於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汗朱泚偽官晟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晟衫及書以示晟為奏原其死是時藩鎮擅地無寧時道茂曰年號元和寇盜翦滅矣至憲宗乃驗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久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大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杜佑與楊炎善盧杞疾之佑懼以問道

茂荅曰君歲中補外則福壽叵涯矣俄拜饒州刺史後終司徒李泌病道
茂署於紙尾三月二日就鄉食國與家吉而身危會中知日泌雖篤彊入德
宗見泌不能步詔歸第卒是日北軍謀亂仗士禽斬之李鵬為盛唐令
道茂曰君位止此而家息位宰相次息亦大鎮享孫百世鵬卒後石至宰相福
歷先鎮諸孫通顯云

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列女列傳第一百三十

唐書二百五

宋 祁 奉 敕 撰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上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化陶淬且數百年而聞家今姓竊匪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貶無還理君必儷它族于此長決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它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許夫媚歲時朔望裴致禮惟謹居不御薰澤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廷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取不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何間王子為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箒者綴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

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且
州刺史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
人盧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齡明無它會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始三歲免死
禁錮蘭英請鬣鉗得保養許之時喪亂餓死者藉藉游丐道路以食師仁身
啖土飲水後詐為採薪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妾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三安又死子幼孤寡晝田夜紡凡三年葬舅姑及
夫兄弟凡七喪遠近嗟涕太宗聞而異之賜帛三百段遣州縣存問免其繇役

樊會仁母敬蒲州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順家以其少欲

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為母病使歸視敬至知見給乃外為不知者私謂

會仁曰吾孀處不死者以母老兒幼今舅將奪吾志汝云何會仁泣敬曰兒母

啼乃伺隙遁去家追及半道以死自守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母又終既葬謂

所親曰母死子亡何生為不食數日死聞者憐之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已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已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

逮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已抵以甓殺之謂吏稱父冤已報

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給驛徙雍州賜宅州縣以禮嫁之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族也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匿
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為賊拚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為不懼荅曰人所
以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隣里急難尚相赴况姑可委棄邪若百有危
我不得獨生姑曰歲寒然後知松栢後凋吾乃今見婦之心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為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
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被髮徒跣身皇作
豕廬其左寒不縣日食者三年詔賜物二十段粟十石表異問後其女居
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生三歲
每父母病已能晝夜省侍顏色如成人及長愈恭順仁孝儉病篤聞之號泣幾
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欽其行賜物百段以狀屬史官○楚王靈龜妃上官者
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凡珍美非經獻
先嘗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冤可無託乎乃
備禮合葬聞者嘉歎喪除兄弟共諭妃少無子可不有行泣曰丈夫以義婦
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粧澤祭他胙乎將自剗則衆遂不敢彊○楊紹
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襦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征遠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

二母極而立父象招寬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楊氏婦在隋時父歿遼西能招寬克葬至祖父母坐隧親服板築哀感行路因賜物段并粟以闕表門賈孝女僕州鄆城人年十五父為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生父墓彊仁詣縣言狀有司論死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閔歎詔并免之內徙洛陽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鹿城人早孤無兄弟歸李氏數歲夫死無子以養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并送如禮鄉人服其義爭遣女妻往師其風訓壽終于家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劬業難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禍由我發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李奮母者失其氏有淵識奮為監察御史得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于史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救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奮奮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殯于堂十年朝夕臨及笄母欲嫁之斷髮焉終養居母喪哀號過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于墓蓬頭跣而負土以完園坐時松數百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盧者孀爲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顯重表求繼室詔許家內外姻皆然可思冲歸幣三百輿盧不可曰吾豈再辱於人乎寧沒身爲婢是夕出自膏糞穢蠟面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常布衣蔬食夜勿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鹿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闕名所居曰

節婦里○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

玉英私之對曰婦人不足事衆男子請推一長者賊然之乃請更衣有頃盛服

立於舟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高敞妻秦敞爲趙州刺史爲默噉所

攻州陷敞仰藥不死至默噉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敞視

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賊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自不語默噉知不可

屈乃殺之○王琳妻韋者士族也琳爲眉州司功參軍俗憚自侈盛飾韋不知有簪

珥訓子堅永有法後皆名聞琳卒時韋年二十五家欲彊嫁之韋固拒至不聽音樂處室或終日不食卒年七十五著女訓行於世

盧惟清妻徐蒲州人世客陳留惟清仕歷校書郎徐克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川尉徐還鄉里糶食斤鈔膏采絺不御會大赦徐聞關迎惟清至荊州聞惟清死二婦奴將劫徐歸下江徐知之數其罪奴不敢逼劫其貲真去徐倍道行至播川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喪還闕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淠高其節頌而詩之

饒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小家勤織絳頗自脩整兵父勳漁于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不食三日死俄大震甯水蟲多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歸謂且禮葬父及娥酈水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淑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為立碑云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遇賊行剽二女自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門閭免其家繇役官為庀葬

盧甫妻李秦州成紀人父闡永泰初為蘄令梁宋兵興闡諭降剽賊數千人南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闡賣已執闡及其弟勸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

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汗之罵曰吾衣冠子豈
愛生受汗邪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暉縣
君裴河東縣君瀛渤並贈官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表晁亂薄為賊所掠將汗之不從語媪使報
待徵曰我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
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奉道使四時存問終身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契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契
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
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答曰神可祈
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在所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
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諫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州刺
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為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
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誰守
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廩府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

士也於國家何有請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誠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江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刀矢殺賊者万錢得數百人侃率以乘城婦身自爨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賊得吾城不足為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還家婦責白君不在人誰肯固死于外猶愈於牀也侃遽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先是万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為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東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徇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抗據知君臣大義云

賈直言魏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生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它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為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

病或不食飲女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為賊縛而鬻食之
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觀者歎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詔可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為吳房令母常密戒曰逆
順成敗兒可圖之昌齡未決從圍城楊復曰逆賊欺天神所不福當逆降無以
我累兒為忠臣吾死不慊會王師逼圍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圍城令兼
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揚欲殺者屢矣蔡平
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寇邊並戰死和子
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縷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于鄉植松柏剪髮
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
父同賈江湖上並為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
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為十言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
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
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為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于江州春子獨樹

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効蘭愛倚之雖包苴無不委
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棋伺其便它日蘭盡集羣
偷醜酒蘭與春醉卧廬巢娥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牆救禽春得
賊千萬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狀刺史張錫嘉其
烈白觀察使使不為請還豫章人爭媵之不許祝駸事浮屠道垢衣糲飯終身

楊言妻蕭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立蕭年十六與媵比日詔叔毀貌載二
喪還鄉里負不能給舟庸次宣州戰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眾濱與婢穿墻
納棺成墳蒔松柏朝夕臨有馴烏縞兔菌芝之祥長老等為立舍歲時進粟練
喪滿不釋縗人高其行或請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為我致三柩葬故里請
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罷歸聘之且請如素蕭以親未葬許其載辭其采
已葬乃釋服而歸揚云

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
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
殺雍蕭竟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楊志誠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
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為邕州錄事參軍招討使董昌嚴治無狀方厚

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卧棺中昌齡知之使闔棺甚牢方厚閉又以爪攫棺爪盡乃絕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悽不疑厚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刎陳寃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真官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州時母已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剪髮毀服身護喪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手樹松柏成林初許適牙兵李玄慶至是謝不嫁大中中兗州節度使蕭俶狀于朝有詔旌表其閭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為郊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詔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奈何受賊汙賊怒刺其心食之

邢保晦妻封教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詞不答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

竇烈婦者河南人朝邑令畢某妻初同州軍亂遂節度使李瑋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盜入捽令首欲殺之竇泣蔽捍苦持賊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脫走不死賊亦去京北聞之歸酒帛醫藥幾死而愈

李拯妻盧者美姿能屬文秘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遷累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為翰林學士帝出寶鷄陷于嗣襄主煜煜敗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碎死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飢而盜救死爾情有可原能原之邪否則請俱死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為官所賜願毀服依俘屠法以報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周迪妻某氏迪善賈往來廣陵會畢師鐸亂人相掠蓋負以食迪飢將絕妻曰今欲歸不兩全君親在不可并死願見賣以濟君行迪不忍妻固與詣肆售得數千錢以奉迪至城門守者誰何疑其給與迪至肆問狀見妻首已在柶矣迪裹餘體歸葬之

朱延壽妻王者當楊行密時延壽事行密為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使田頵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楊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曰今若得楊州成宿志是興衰在時非繫家也然頵曰一介為驗許之及為行密所殺介不至王曰事敗矣即部家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燎焚牙居呼天曰我誓不為讎人辱赴火死

列傳第一百三十

外戚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六

宋 祁 奉

敕 撰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
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
頸血一日同汗鈇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救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
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其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
厚賞无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君參嬖後宮雖多无赫赫顯門
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若乃長孫
无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見別傳云

獨孤懷恩元貞皇后弟也父整仕隋為涿郡太守懷恩之幼隋文帝獻皇后
以姪養宮中逮長稍學記書而居財不訾喜交豪猾博徒為鄞令以疾免高
祖平京師拜長安令頗嚴明如職而辨帝受禪擢工部尚書初虞州刺史韋
羨我節擊擊堯君素於蒲州不克帝遣懷恩代將性貪寡筭略數戰无功士喪
沮詔書切責而懷恩稍怨望帝嘗與戲曰弟姑子采有天下次當爾邪懷恩
內喜以為天命既而居忽忽吃曰我家渠獨女子富貴也因謀亂是時虞鄉
南山多宿盜而劉武周使宋金剛略澧州帝發關中軍屬秦王屯栢壁繇是

懷恩與麾下元君寶解令榮靜謀引王行本軍與武周連和割河東以啗之引群賊取永豐倉絕秦王餉道長驅三輔會君素死而行本得其兵部畫已定而夏人呂崇茂殺縣令應武帝敕懷恩與永安王孝基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擊夏為金剛所掩諸將皆沒于賊君寶與開府劉讓私侮懷恩曰不早舉大事以及斯辱也故謀浸露及秦王敗武周於美良川懷恩逃歸帝命率師攻蒲州君寶聞曰王者不死果其然唐儉知狀會武周還劉讓求罷兵因白發懷恩等蒞于時行本舉蒲州降懷恩勸兵入城帝方濟河而讓至具得反狀帝召之懷恩不知也單舟以來即縛之窮索黨與縊死于獄以首徇華陰市籍入其家

武士護字信世殖質喜交結高祖嘗領屯汾晉休其家因被顧接後留守太原引為行軍司鎧參軍募兵既集以劉弘基長孫順德統之王威高君雅私謂士護曰弘基等皆皆征三衛罪當死柰何授之兵吾且効擊之士護曰此皆唐公客若爾必大有嫌故威等疑不發會司兵參軍田德平欲勸威効募人狀士護為誦曰討捕兵悉隸唐公威君雅無與徒寄坐耳何能為德平亦止兵起士護不與謀也以大將軍府鎧曹參軍從平京師為光祿大夫義原郡公自言嘗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擊劉弘基等其

意奇錄且嘗禮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妾媚我邪累遷工部尚書進封應國公歷利荆二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定高宗求徽中以士護仲女為皇后故崇贈并州都督司徒周國公咸亨中加贈太尉兼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配享高祖廟廷列功臣上后監朝尊為忠孝太皇建崇先府置官屬追王五世后革命更於東都立武氏七廟追冊為帝諸妣皆隨帝號曰皇后先天中有詔前士護偽號仍為太原王廟遂廢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元女妻賀蘭氏早寘季女妻郭氏不顯士護卒後諸子事楊不盡禮銜之后立封楊代國夫人進為榮國后姊韓國夫人於時元慶已官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兄子惟良衛尉少卿楊諷后上疏出元慶等于外以示退讓由是元慶斥龍州元爽濠州惟良始州元慶死元爽流振州乾封時惟良及弟淄州刺史懷運與岳牧集泰山下於是韓國有女在宮中帝尤愛幸后欲并殺之即導帝幸其母所惟良等上食后寘董焉賀蘭食之暴死後歸罪惟良等誅之諷有司改姓蝮氏絕屬籍元爽緣坐死家屬投嶺外后取賀蘭敏之為士護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直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忝於榮國挾所愛佻橫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徵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

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褫喪麤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乃還元爽之子承嗣奉士護後宗屬米原士護兄士稜士逸

士稜字彥威少柔原力于田官司農少卿宣城縣公常主苑囿農稼事卒贈潭州都督陪葬獻陵

士逸字述有戰功為齊王府戶曹參軍六安縣公從王守太原為劉武周所執嘗遣間人陳破賊計賊平擢授益州行臺左丞數言當世得失高祖嘉納之終韶州刺史

承嗣既還擢尚輦奉御襲周國公遷秘書監禮部尚書俄以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未幾辭位垂拱初以春官尚書同鳳閣鸞鳥臺平章事改納言代蘇良嗣為文昌左相性暴輕忍禍聞左司郎中喬知之婢竊娘美且善歌奪取之知之作綠珠篇以諷婢得詩恨死承嗣怒告酷吏殺之殘其家初后擅政中宗幽逐承嗣自謂傳國及己武氏當有天下即諷后革命去唐家子孫誅大臣不附者倡議追王先世立宗廟又王元慶曰梁王謚憲元爽魏王謚德后從父士讓楚王謚僖士逸蜀王謚節又贈兄子承業陳王而承嗣為魏王元慶子三思為梁王士讓之孫攸寧為建昌王攸歸九江王攸望曾稽王

士逸孫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仁範河間王仁範子載德潁川王士稜孫
攸暨子乘王惟良子攸宜建安王攸緒安平王從子攸止相安王重規高平
王永嗣子延基南陽王延秀淮陽王三思子崇訓高陽王崇烈新安王永業
子延暉嗣陳王延祚咸安王永嗣實封千戶監脩國史密諭后黨鳳閣舍人
張嘉福使洛州人上書請立己為皇太子以觀后意后問岑長倩格輔元皆
執不宜永嗣不得已奏請責諭嘉福等不罪也然長倩等皆以罪誅以特進
罷未幾復同鳳閣鸞臺三品永嗣為左相而攸寧為納言故皆罷又與三思
同三品不及月俱免復拜特進后史意還太子矣久之遷太子太保不得志
鞅鞅憤死贈太尉并州牧謚曰宣延基襲爵后嫌其名更曰繼魏王長安
初與妻永泰郡主及邵王私語張易之兄弟事後分弟語聞后怒令自殺以
延義代王中宗復位侍中敬暉等言諸武不當王與群臣白奏事不兩大武
家諸王宜皆免帝柔底息斷又素畏太后且欲悅安之更言攸暨三思皆與
去二張功以折暉等纒降封一級三思王德靜郡攸暨壽春懿宗為耿國公
攸寧江國攸望葉國嗣宗管國攸宜息國重規鄴國延義魏國攸緒巢國崇
訓鄴國延祿為咸安郡公直臣宋務光蘇安恒上書言武諸王饗封不貳人
心帝不悟載德終湖州刺史謚武烈攸歸歷司屬少卿至齊州刺史事母孝

姊亡暮不嘗五辛語輒流涕攸止絳州刺史三人死太后時不及削封攸宜
歷同州刺史萬歲通天初為清邊道行軍大總管討契丹后親餞白馬寺師
無功還拜左羽林大將軍景龍時遷右羽林卒摠禁兵前後十年嗣宗終司
衛卿重規為汴鄭二州刺史未至役人營繕后怒貶廬州刺史自是著令諸
王為州不得擅營治突厥之叛以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與沙吒忠義張
仁實引衆三十萬討之左羽林大將軍閻勣客為西道後軍兵十五萬後援
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終衛尉延秀母本帶方人坐其家沒入奚官以姝
惠賜承嗣生延秀突厥默啜薦女和親后令延秀納之詔右豹韜大將軍閻
知微右武衛即將楊鸞為莊齋金帛送至突厥所知微等潛約默啜執延秀進
寇媪檀故延秀不得歸神龍初默啜請和因延秀送款還封柏國公左衛中
郎將宗兄崇訓尚安樂公主數與宴昵頗通突厥語傲虜謳舞姿度閑冶主
愛悅會崇訓死遂私侍主後因尚焉以太常卿兼右衛將軍封恒國公三思
死韋后復私延秀故延秀益自肆主府倉曹參軍何鳳說曰今天下係心武
家庶幾再興且識曰黑衣神孫被天裳神孫非公尚誰哉因勸服皂衣惑衆
韋后敗尚與主居禁中同斬肅章門攸望以太府卿貶死春州諸武屬坐延
秀誅徙者略盡獨載德子平一以文章顯與攸緒常避盛滿故免自有傳攸

寧天授中擢累納言踰年以左羽林衛大將軍罷俄還納言又乃罷為冬官
尚書聖曆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承嗣三思罷政事間一年收寧三思
復當國置司使苛取民貲產毀族者凡七十八呼天自冤築大庫百餘舍聚
所得財一昔火不遺一錢以冬官尚書罷神龍初終岐州刺史贈尚書右僕射
○三思當太后時累進夏官春官尚書監脩國史爵為王契丹陷營州以榆
關道安撫大使屯邊還同鳳閣鸞臺三品踰月去位又檢校內史罷為太子
少保遷賓客仍監國史三思性傾諛善迎諧主意鈞探隱微故后頗信任數
幸其第賞予尤渥薛三張方丞蠱三思痛屈節為懷義御馬倡言昌宗為王
子晉後身引公卿歌咏淫汙醜然如人而不恥也后春秋高厭居宮中三思
欲因此市權誘脅群不肖即建營三陽宮於嵩山與泰宮於萬壽山請太后
歲臨幸已與二張唇侍馳騁竊威福自私云工役鉅萬萬百姓愁歎崇訓之
尚主也三思方輔政中宗居東宮欲寵耀其下乃令具親迎禮宰相李嶠蘇
味道等及沈佺期宋之問諸有名士造作文辭慢泄相矜死復禮法中宗復
位擢崇訓駙馬都尉太常卿兼左衛將軍三田進位司空中書門下三品
加實戶五百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會降封裁減實戶俄以太后遺詔還所
減而封崇訓鎬國公初桓彥範等已誅二張薛季昶劉幽求勸并誅三思等

不從翌日三思因韋后潛入宮中反易國政數日而彥範等皆失柄所斥去者悉還詔群臣復循太后法三思建言大帝封泰山則天皇太后建明堂封嵩山二聖之美不可廢帝聽其言遂更名五縣曰乾封合宮求昌登封告成云明年春大旱帝遣三思攸旣禱乾陵而雨帝悅三思因主請復崇恩廟吳順二陵皆置令丞其黨鄭愷上聖感頌帝為刻石補闕張景源建言母子永業不可言中興所下制書皆除之於是天下名祠改唐興龍興云補闕權若訥又言制詔如貞觀故事且太后遺訓毋儀也太宗崔章祖德也凶襲當自近者始帝寢咎是時起毬場苑中詔文武三品分朋為都帝與皇后臨觀崇訓與駙馬都尉楊慎交注膏築場以利其澤用功不訾人苦之三思旣私韋后又與上官昭容亂內忌節敗太子即與主謀廢之太子懼故發羽林兵圍三思第并崇訓斬之殺其黨十餘人時疾三思姦亂竊國比司馬懿其忌阻正人特甚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又唯與我者殆是哉與宗楚客兄弟紀處訥崔湜甘元東相驅煽王同皎周憬張仲之等不勝憤謀殺之為冉祖雍宋之孫李俊所白皆坐死因逮染五王而崔湜遣周利貞就殺之故祖雍與御史姚紹之等五人號三思五狗司農少卿趙履温中書舍人鄭愷長安令馬構司勳郎中崔日用監察御史李悅託其權熏炙中外其尤干政事者天下語

曰崔冉鄭亂時政以爵賞自相崇樹凡構大獄汗點善良破壞其宗天下爲蕩然始韋月將高軫上疏極言三思過惡者司殺月將逐軫惡地黃門侍郎宋憬執奏俄見斥其權大抵如此既死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復封梁王謚曰宣追封崇訓魯王謚曰忠主以太子首祭三思柩睿宗立以父子皆逆節斲棺暴尸夷其墓

懿宗以司農卿爵爲郡王歷懷洛二州刺史神功元年孫萬榮敗王孝傑兵詔懿宗爲神兵道大摠管討之而婁師德沙吒忠義並爲摠管兵凡二十萬次趙州懿宗聞賊且至懼不知所出欲棄軍走或勸曰賊雖衆无輜載以鈔剽爲命若按兵老之數年其歸可成大功懿宗不暇計退保相州賊遂進屠趙州後萬榮死懿宗復與婁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帥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暴刃似之故號稱兩何相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初懿宗天授間受詔訊大獄誅大臣王公皆深排巧引內刑壟中死有脫者其險酷雖周來等不能繼也神龍初遷太子詹事終懷州刺史

收暨自右衛中郎將尚太平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右衛大將軍天授中自千乘郡王進封定王實封戶六百遷麟臺監司祀卿長安中降王壽春加特

進中宗時拜司徒復王定加戶千固辭進開府儀同三司延秀之誅降楚國
公攸既沈謹和厚於時无忤專自奉養而已景龍中卒贈太尉并州大都督
還定王謚曰忠簡坐公主大逆夷其墓

韋涇者中宗廢后廢人從父兄也后父玄貞歷普州參軍事以女為皇太子
妃故擢累豫州刺史帝幽廬陵玄貞流死欽州妻崔為蠻首帝所殺四子
洵浩洞洸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還京師帝復政是日詔贈玄貞上洛郡王
太師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温父玄儼魯國公特進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
貞喪詔廣州都督周仁軌討甯承斬其首祭崔樞官仁軌左羽林大將軍汝
南郡公樞至帝與后登長樂宮望而哭贈艷王謚文獻號廟曰襄德陵曰榮
先置令丞給百戶掃除贈洵吏部尚書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衛尉
卿淮陽郡洸太僕卿上蔡郡並葬京師温初試吏坐贓斥神龍初擢宗正卿
遷禮部尚書封魯國公弟涇自洛州戶曹參軍事連拜左羽林大將軍曹國
公后大妹嫁陸頌進國子祭酒仲妹嫁嗣虢王邕涇子捷尚成安公主温從
弟濯尚定安公主並拜駙馬都尉捷為右羽林將軍景龍三年温以太子少
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遥領揚州大都督温既見天下事在手欲自殖以牢其
權引用友黨不相一公卿雖畏伏然温無能不如諸武凶而熾也涇初兼脩

文館大學士時熒惑久留羽林后惡之方潛從至溫泉后毒殺之以塞變厚
贈司徒并州大都督潛兄弟頗以文詞進帝方盛選文章侍從與賦詩相娛
樂潛雖為學士常在北軍無所造作有富商抵罪万年令李令質按之濯馳
救令質不從毀於帝帝乃令質至左右為恐令質從容曰濯於賊非親但以
貨為請濯雖執重不如守陛下法死無恨帝釋不責帝崩后專政畏有變救
溫盡搃內外兵守省中又以從子播捷從弟璿高嵩分領左右羽林軍溫與
宗楚客武延秀等說后託圖讖韋氏當受命謀殺少帝內憚相王太平公主
屬尊欲先除之然後發其謀而玄宗兵夜起將軍葛福順攻玄武門入羽林
斬播璿高嵩梟首以徇軍中相率而應无敢後后死遲旦斬溫分捕諸韋子
弟无少長皆斬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為并州長史残酷嗜殺
戮異日見堂下有斷碑月惡之送于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
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睿宗夷玄宗洵墳墓民盜取寶玉略盡
天寶九載復詔發掘長安尉薛榮先往視冢銘載葬日月與發冢日月正同
而陵与尉名合云

王仁皎字鳴鶴玄宗廢后父也景龍中以將帥舉授甘泉府果毅遷左衛中
郎將帝即位以后故擢將作大匠進累開府儀同三司封祁國公食戶二百

仁皎避職不事委遠名譽厚奉養積媵妾貨貨而已卒年六十九贈太尉益州大都督謚昭宣官為治葬柩行帝御望春亭過喪詔張說文其碑帝為題石子守一與后孿生帝微時與雅舊後詔尚清陽公主從討太平主有功由尚乘奉御遷殿中少監晉國公累進太子少保襲父爵被遇良渥后廢貶柳州別駕至藍田賜死守一沓墨元顧藉財蓄巨萬皆籍入于官

楊國忠太其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飲博數萬貸于人无行檢不為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有惡其人皆屈之然卒以優為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擣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父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為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為奧助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頎峻口辯給兼瓊喜表為推官使部春負長安將行告曰卿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即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虢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曰為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擣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閑廡判官兼瓊入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

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興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事畏卻以國忠怙寵搏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速繫連年誣讎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為指嚮故國忠乘以為姦肆意无所憚競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為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鈺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戟而第舍華僭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齊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課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賜群臣各有差錫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引王鉷為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温為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即誣奏京兆尹蕭冕御史中丞宋渾逐之皆林甫所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鉷寵方渥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刑綽事構鉷誅死已代為京兆尹采領其使即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默林甫疎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云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

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中通為匿其敗更敘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劔南詔拜劔南節度支度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賞華張漸末旦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帝再幸左藏庫班賚百官出納判官魏仲犀言鳳集通訓門門直庫西有詔改為鳳皇門進仲犀殿中侍御史屬吏率以鳳凰優得調俄拜國中御史大夫因引仲通為京兆尹已兼領吏部國忠恥雲南无功知為林甫倚捩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辟江訐為林甫中傷者妃又為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然國忠就道惴惴不自安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兼文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監脩國史崇賢館大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而節度採訪等使判度支不解也國忠已得志則窮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為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徙封衛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罷長名於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為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无賢不肖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

開元末宰相負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
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負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
駭天下耳目者自是資格紛謬无復綱序虢國居宜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
臺禁還趣虢國第即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施
施若禽獸然不以爲羞道路爲恥駭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
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徹諸外士大夫詬恥之先是有司已
定注則過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閱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偶坐
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曰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待即韋見素張倚与本曹
即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白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噉鮮于仲通等
諷選者鄭付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頌帝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
其處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
臨幸必徧五家賞賚不訾計出有賜曰餞路返有勞曰輒脚遠近饋遺闔稚
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
事自叢駁第署一字不能及故更得輕重顯賅之詞无所忌國忠性疏佚捷
給磴磴處決樞務自任不疑盛氣驕慢百僚莫敢相可丕官屬采苛督句剥
相甚又使倭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

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又不能省視也始李林甫給帝天下无事請已漏出休許之文書填湊坐家裁決旣成敕吏持案詣左相陳希烈聽署左相不敢詰署惟謹至國忠時韋見素代希烈循以為常七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善禾以進曰雨不為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无敢以水旱聞皆前伺國忠意乃敢啓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子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暄當黜詎曰生子不富貴耶豈以一名為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暄高第俄与珣同列猶吐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劔南召旻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舉无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无鬪志凡募法願奮者則籍之國忠歲遣宋昱鄭昂韋儼以御史迫促郡縣吏窮无以應乃詭設餉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尋遣劔南留後李交率兵十餘万擊閣羅鳳敗死西洱河國忠矯為捷書上聞自再興師傾中國驍卒二十萬踣屢无遺天下寃之安祿山方有寵擢重兵于邊偃蹇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内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媚不之信祿山雖逆又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嬖國忠甚真不利已故謀日急俄而祿山授尚書右僕射帝恐國

忠不悅故冊拜司空祿山還幽州覺國忠圖已反謀遂決國忠令客何盈蹇
昂刺求反狀諷京兆尹李峴圍其第捕祿山所善李超安谷李方來王岷殺
之貶其黨苦溫於合浦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於峴
貶夷陵太守以討祿山意國忠實謀殺諫請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
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為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為
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揚光翹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輔璆琳
覘祿山未還帝致詔坐側而璆琳納金固言不反帝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
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使皇太子監國謂左右
曰我欲行一事國忠揣帝且禪太子歸謂女弟等曰太子監國吾屬誅矣因
聚泣入許于貴妃妃以死邀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曰國忠頭乘何遲
哥舒翰守潼關按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
遂大敗降賊書聞是日帝自南內移仗未央宮國忠見百官鯁咽不自勝監
察御史高適請于百官子弟及莫登冢築十萬拒守眾以為不可初國忠聞難
作自以身帥劍南豫置腹心梁益間為自完計至是帝召宰相計事國忠曰
幸蜀使帝然之明日遲昕帝出延秋門群臣不知猶上朝唯三衛彊騎立仗
尚聞刻漏聲國忠與韋見素高力士及皇太子諸王數百人護帝右龍武大

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不克進次馬嵬將士疲乏食玄禮懼亂召諸將曰今天子震湯社稷不守使生人肝腦塗地豈非國忠所致欲誅之以謝天下云何衆曰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願會吐蕃使有請於國忠衆大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衛騎合國忠突出或射中其額殺之爭噉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帝驚曰國忠遂反耶時吐蕃使亦殲矣御史大夫魏方進責衆曰何故殺宰相衆怒又殺之四子暄咄曉晞暄位太常卿戶部侍郎聞亂下馬蹶弩衆射之身貫百矢乃踣咄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陷賊見殺曉奔漢中為漢中王瑀援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翰林學士張漸竄真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其產竊入都為亂兵所殺餘坐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御史中丞時帝為改今名

李脩字脩起寒賤絲莊憲太后姬嬀得進歷坊絳二州刺史無它才為政粗辦性纖巧飾廚傳結納闈寺求善與憲宗以為才拜司農丞進京兆尹專聚斂以固恩寵數譖毀近臣一時側目太后崩詔脩為橋道置頓使查官費物物裁損為可喜者柱宮至灊橋從官多不得食始議更造渭城門計錢三萬脩以為勞不聽使鑿軌道深之柱危不支方過襄而門壞輻輳僅免徹

門乃得行脩妾奏車軸折山陵使李逢吉劾罔上請免官方帝用兵而脩屢有所獻得不坐纔詔奪稟逢吉持之乃削銀青一階翌日加賜黃金帝以浙西富饒欲培播遺利以脩為觀察使被疾還京師元和十四年卒士有相賀者

鄭光孝明皇太后弟也會昌末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光輝洪洞照六合寤而占之工曰君且暴貴不闕月宣宗即位光興民伍拜諸衛將軍遷累平盧軍節度使徙河中鳳翔又賜鄜雲陽三縣良田大中四年詔除其租賦宰相言國常賦篋人下戶不免柰何以外戚廢法帝悟追格前詔俄封其妾為夫人光曉帝意還詔不敢拜帝嘉之七年来朝對延英占奏俚近帝失所望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兼太子太保太后言其家空短帝厚賜金繒終不復委方鎮卒贈司徒詔罷三日朝群臣奉慰御史大夫李景讓曰礼外祖父母舅服小功五月伯叔父若兄弟齋縗甚所以疏外密内也王者不可使外戚彊按王公主喪不過三日光且少降詔罷二日子漢卿終義昌軍節度使

官者列傳上第一百二十二

唐書二百七

宋 祁 奉

教 撰

唐制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內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
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廷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扈門闈三
曰美官治宮中疾病死喪四曰內僕主供帳燈燭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局
有令有丞皆官者為之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口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
不任以事推門閤守禦廷內掃除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
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
大事者不受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官官黃衣以上三
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
任華重持節傳命火焰躬躬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脩功德市
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
之田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
以援立奮朝因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此賊故以左右神
策天威等軍委官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
在官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標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

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久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頌文以憂償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悞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言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藝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梟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何故取中華以來官人之大者粹之篇

楊思勛羅州石城人本蘇氏曾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為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勛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接故道出不意賊駭貽不暇謀遂大敗封乃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溪首領覃行章亂詔思勛助為黔中招討使率兵六萬往執行章斬首三萬級以功進輔國大將軍給祿俸防閣從封大山進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邑州封陵嶺涼大海反破賓橫等州思勛又平之禽大海等三千人討斬支黨皆盡龍州蠻陳行範自稱天子其下何游曾號定國大將軍馮璘南越王破州縣四十詔田思勛發求道連三州兵淮南弩士十萬襲斬游曾璘於陣行範走盤遼諸洞思勛乘衆窮追生縛之阮其黨六

萬獲馬金銀鉅萬計立年八十餘思勛驍勇敢殺戮所得俘必剝面勢腦禿
髮皮以示人將士憚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內給事牛仙童納張守珪賂詔
付思勛殺之思勛縛于格筆慘不可勝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盡乃得
死楚客者樂安人後歷桂州都督致仕封松滋縣侯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闈兒曰金剛曰力士
武后以其彊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
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宮室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
宮闈永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先天中
以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
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
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
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
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劭仁林昭隱尹鳳翔韓莊牛仙童
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耳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
度軍脩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
美產占者什六龍與力士略年然悉藉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

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幼
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龐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
否力士祖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勳帝為封越國夫人
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
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縲經受弔何間男子呂玄晤吏京
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史至少卿子弟皆王傳玄晤妻死中外
贈賻送葬自第至墨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林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
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充帝齋大同殿力士
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
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
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
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狂易語謬當死帝為置酒左右呼萬歲由
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
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賢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
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减十都北堰灑列五磴日餽二百斛直有袁忠
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踰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

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思藝為之帝幸蜀思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為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瘞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得攀梓宮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壁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諸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番夷不能共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二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

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生平無顯顯
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程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官人直內侍省遷內射生使飛龍殿副使張皇后
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
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保
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弼國公盡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
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王仲昇者初為淮西節度使與襄州張維瑾部將戰
申州被執賊平元振薦為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將軍兼大夫由仲昇
始裴冕與元振忤乃倚韓穎等罪貶施州來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諉屬不
應因仲昇共誣殺瑒同華節度使李懷讓被搆憂甚自殺素惡李光弼數
媒蜎以疑之瑒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或不自省方帥繇是攜解廣德
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扣便橋帝倉黃出居陝京師
陷賊剽府庫焚閭閻蕭然為之泣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大戎
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
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
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廷無一犯顏回

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內外離叛雖一魚朝恩以陝郡勦力陛下獨能以此守社稷乎陛下以今日勢為安耶危耶若以為危豈得高枕不為天下計臣聞良醫療疾當病飲藥藥不當疾猶無益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官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任將相若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乎宜即募士西與朝廷會若以朕惡未悛耶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其聽天下所往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請赤臣族以謝跡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自三原衣婦衣私入京師舍司農卿陳景詮家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漆州景詮貶新興尉元振行至江陵死時又有駱奉先者亦三原人歷右驍衛大將軍數從帝討伐尤見倖廣德初監僕固懷恩軍者奉先恃恩貪其懷恩不平既而懼其譖遂叛事平擢奉先軍容使掌畿內兵權熾熾然永泰初以吐蕃數驚京師始城鄠以奉先為使悉毀縣外廬舍無尺椽累封江國公監鳳翔軍大曆末卒

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
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以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
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
朝恩以神策兵屯陝洛陽陷思明長驅至破石使子朝義為游軍肅宗詔銳
兵十萬循渭而東以濟師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
等戰敗之洛陽平徙屯汴州加開府儀同三司封馮翊郡公寶應中還屯陝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
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岸忽
無所懼僕固瑒攻絳州使姚良據溫誘回紇陷河陽朝恩遣李忠誠討瑒以
霍文場監之王景岑討良王希遷監之敗瑒於萬泉生擒良高暉等引吐蕃
入寇遣劉德信討斬之故朝恩因麾下數竟獲竊以自高是時郭子儀有定
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媚之乘相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內其語然猶罷子
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
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故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欲遠我狄百僚在廷
朝恩從十餘人持兵出曰虜數犯都甸欲幸洛云何宰相未對有近臣折曰
敕使反耶今屯兵足以捍寇何遽脅天子棄宗廟為朝恩色沮而子儀亦謂

不可乃止朝恩好引軒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
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兼鴻臚禮賓內飛龍閑廐使封鄭國公始詣學
詔宰相常參言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優宴大臣子
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
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者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凡
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恬貴誣辭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
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擇黜行以動
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
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困竭天子卧不安席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
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造徙坐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踴
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擊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事六軍可相
維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百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
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言我會釋菜執易升坐百官咸在言鼎
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奴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
銜之未發朝恩有賜野觀沼勝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
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公堞曲江諸館華清宮樓榭百司行署將相故第收

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說
辭自解以安衆疑久之讓判國子監鴻臚禮賓等使加內侍監徙封韓增實
封百戶俄兼檢校國子監初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爲朝恩昵
信以太僕卿封交河郡王兵馬使王駕鶴獨謹厚亦封徐國公希暹諷朝恩
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
服寃死故市人号入地牢又萬年吏賈明觀倚朝恩捕搏恣行積財鉅萬人
無敢發其姦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
喜養息令徽者尚幼爲內給使服綠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
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蒼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稱謝帝笑
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左散騎常侍崔昭君京兆厚以財結其
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爲帝知希暹
覺帝指密白朝恩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
載決除之懼不克載曰陛下第專屬臣以濟朝恩入殿嘗從武士百人自衛
皓統之而溫握兵在外載乃徙鳳翔尹李抱玉節度山南西道以溫代節度
鳳翔陽重其權寔內溫以自助載又議析鳳翔之郛與京兆以鄴整屋及鳳
翔之號寶鷄與抱玉而以興平武功鳳翔之扶風天興與神策軍朝恩利其

土地自封殖不知為虞也郭子儀密白朝恩嘗結周智光為外應又領內兵不早圖變且大載留溫京師未即遣約與皓共誅朝恩謀定以聞帝曰善圖之勿反受禍方寒食宴禁中既罷將還營有詔留議事朝恩素肥每乘小車入宮省帝聞車聲危坐載守中書省朝恩至帝責其異圖朝恩首辨悖傲皓與左右禽縊之死年四十九外無知者帝隱之下詔罷觀軍容等使增實封戶六百內侍監如故外感言既奉詔乃投縊云還尸於家賜錢六百萬以葬帝懼軍亂進劉希暹王駕鶴並兼御史中丞又下詔尉曉將士獨希暹自知同惡言不遜駕鶴白發之遂賜死而賈明觀兼得幸於載故載奏隸江西使立功自贖路嗣恭榜殺之所厚禮部尚書禮儀使裴士淹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皆坐貶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官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安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經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詔監神策左右相兵馬以王希遷監右而馬有麟為左神策軍大將軍軍額由此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惣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

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影者足相躡衛士朱華以
按摩得幸文場參慮補置索賅數萬緡而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妻女無
所憚詔殺之于軍其隆赫如此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
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中尉護
軍自文場等始後仙鳴移病帝賜十馬令諸祠祈解後稍愈已而暴死帝疑
左右進毒捕詰小使問狀誅數十人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內常侍第五守亮
代之文場擢累驃騎大將軍時監察御史崔遠行囚于軍吏為具酒食遠
欲悅媚之故不拒文場劾奏詔流遠遠方文場年老致仕卒其後揚志廉孫
榮義為左右中尉招權驕肆與竇霍略等帝晚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此
軍捕太學生何棟曹壽繫訊人情大懼司業武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願明示
四方俄得釋是時官官復盛矣希望者涇陽人歷明威將軍贈洪州都督尚
進何東人歷忠武將軍贈開府儀同三司志廉弘農人歷左監門衛大將軍

榮義涇陽人歷右武衛大將軍並贈揚州大都督

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官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渾瑊
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官人
領兵附順者益眾會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生美人侍美人以帝

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
欲遂奪神策兵以自彊即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官者權而忠言
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
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王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
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絀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
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
使李康為闢所破囚之崇文至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
悍見訾遷累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
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擅
取樟材治第送東都獄至閩鄉自殺又郭晔醉觸夜禁杖殺之五坊朱超晏
王志忠縱鷹鳥人入民家榜二百奪職絲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為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憲宗立
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街功德使封薊國公王永宗叛承璀
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
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為館
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王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王之又詔內常侍劉

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鄴許孟容李元素李
夷簡呂元膺穆質李鼎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
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瓘御衆無
它遠略為盧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擢使執從史而間遣人說承宗上
書待罪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承瓘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以謝
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會劉希光納
羽林大將軍孫壽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賜死跡絳承瓘故令出監淮南
軍織人大子通事舍人李涉投匭言承瓘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匭事閱其副不
受即表其姦遂為峽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瓘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
過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瓘為罷絳宰相召為內弓箭庫使復左神策中
尉惠昭太子薨承瓘請立澧王不從常飾一室藏所賜詔救地生毛二尺惡
之躬冀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衝前議殺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
亮論其冤詔許子士曠收葬宣宗時擢士曠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關
兒號私白鬪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數感通中杜宣猷為觀
察使每歲時遣吏致祭其先時號敕使墓戶宣猷卒用群力徙宣猷觀察使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

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
負劾宗初決事畧王張韶與下者蘇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毀食
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
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載
者韶謂謀覺殺其父出兵大呼成列浴堂門閉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
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眾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
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用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
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
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
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唐執全將軍
何文哲宋叔夜孟文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
賊日暮射韶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
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軍駕還群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
二坐賊所入闌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戶一百梁守謙進開
府儀同三司它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
代還為內飛龍使大和中以右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

都督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李玄敏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厯差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聽數手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使以先後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和大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秋按鷹馬內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寇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糜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輿已就縛士良肆脅辱令自承反示牒于朝於時莫能辨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重采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志弘右衛上將軍兼中尉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右輔政稜稜

有風岸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已之使賊刺石於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辭位
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本與訓約誅鄭注及訓死憤士良得志乃上書言
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願保富貴何苦而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
之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義夫節士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耶即以
訓所移書遣部將陳季卿以聞季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
怒殺季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官賢所提挈不使聞知今四
方共傳宰相欲除內官而兩軍中尉聞自救死妄相殺戮謂為反逆有如此
臣挾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俘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及聽未
聞也且官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橫遭戮害謹脩封疆善由立為陛下
下腹心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
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先宥涯等
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指士
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差自彊自是鬱鬱不樂兩軍秣獵宴會絕
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辛相見延英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
謂誰曰周墀也召至帝曰自爾所况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
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被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

成康文景未足比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赦獻受制彊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宰相李珣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珣不從乃矯詔立穎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賢妃謀引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望故王妃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實封戶三百俄而珣嗣復罷去弘逸季稜誅矣帝明斷雖士良有援立功內實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求會昌二年上尊號士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練糧勿殺以搖怨語兩軍曰審有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爾渠敢是士乃怙然士良惶或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息且薄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少斥經術閤外事萬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衆再拜士良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

有發其家藏兵數千物詔削官爵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
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祕殿見士良等坐堂
上帷帳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
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
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又乃啓後
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俯首旣而士良指帝曰不爲
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
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楊復光閩人也本喬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節誼自奮
玄价竒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皐皐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
遷左神策軍中尉譜去宰相楊收權寵震時復光有謀略累監諸鎮軍乾符
初佐平盧節度使曾元裕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宋威擊仙芝於江西復
光在軍請判官吳彥宏約賊降仙芝遣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密請
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復光乃進禽
徐唐呂王鐸爲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棄荆南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
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宋浩領荆南泰寧將段彥譽佐之復光又嘗監忠武軍

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少之不為禮彥暮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
殺之彥暮引慄士擊殺浩復光以客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暮為朗州
刺史詔鄭紹業為荆南節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過賊右衝帝所幸
召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暮為荆南節度使彥暮給行邊詣復光以黃金
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周岌受賊命晝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
利公不如毋行復光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丈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
不顧恩義規利害何丈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賊何
恩義利害昧昧耶岌流涕曰吾力不足陽合而陰離之故召公計因持杯盟
曰有如酒即遣子守亮斬賊使于傳舍秦宗權據蔡州叛岌復光以忠武兵
三千入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逗遛
復光斬之并其軍為八以鹿宴弘晉暉張造李師泰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
攻南陽賊將朱温何勤逆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藍橋會毋喪班師俄起為
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關中朱温守同州復
光遣使鑄諭温以所部降方賊之彊重榮莫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
負國拒戰邪則兵寡柰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患難其為人奮不顧身
比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通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且必來重榮曰

善曰王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
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輝武匡國平難功臣卒河中贈觀軍容使謚
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聞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為將帥
數十人守宗亦為忠武節度使

贊曰楚鄖公辛不敢讎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
亮夷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左不用蓋多矣存亮豈通記書道理之
人邪何其識君臣大誦明甚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與夫書龍蛇之
詩者何其小哉

官者列傳上第一百三十一